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 附錄

附錄一：清咸豐三年初刻本序跋

序

古月老人

自來經傳子史，凡立言以垂諸簡編者，無不寓意於其間。稗官野史，亦猶是耳。顧其用筆也，各有不同，或直達其情，或曲喻其理，或明正其事之是非，或反揭其意之微妙。所貴天下後世之讀其書者，察其用筆之初心，識其用意之本旨，然後一覽無餘，全部之脈絡貫通，精神畢現矣。耐庵之有《水滸傳》也，盛行海隅，上而冠蓋儒林，因無不寓目賞心，領其旨趣；下而販夫皂隸，亦居然口講手畫，矜為見聞。然而此猶渾言之也。讀其書則同，解其書則異。原夫耐庵之本旨，極欲挽斯世之純盜虛聲、籠絡駕馭之術，特不明言其所以然，僅從詭譎當中盡力描寫，以待斯人之自悟。充是意也，雖上智者少，積而久之，自能令人反覆思量，得其本意，因文筆之曲而有直體者也。獨不解夫羅貫中者，以偽為真，縱奸辱國，殃諸梨棗，狗尾續貂，遂令天下後世，將信將疑，誤為事實。是誠施耐庵之罪人，名教中之敗類也。嗣因聖歎出，不憚煩言，逐層剔刷。第詐偽之情形雖顯，而奸徒之結束未詳。世有好談事故，而務求其究竟者，終覺游移鮮據。余山居年暮，每言及此，常抱不平。庚戌冬，故友仲華之嗣君伯龍來，出其先人《蕩寇志》遺稿。余夙知仲華之有是書也，特未嘗索觀。乃今一見之，覺其發微摘伏，符合耐庵，因囑其嗣君曰：「《蕩寇志》因先人之遺名矣，盍直而言之曰《結水滸》？蓋是書出，而吾知有心世道者之所共賞。」將付剞劂，敢為序。

時在咸豐元年歲次辛亥春王月，古月老人題並書。

俞仲華先生蕩寇志序

陳奐

前書以《水滸》名其傳。滸者，?也。夫以天地之寬，人民之眾，區區百有八人，橫肆於水旁壓側，篇末仍以「天下太平」為歸宿。其中類敘邪心之熾，畔道之萌，遭官司之催捕，受吏胥之陷溺。淵之魚耶，叢之雀耶？貪生而畏死者，誰不逃獺鶴之驅使，有不走入水旁?側，不得其所。前之作者，其默操清議之微權已。然而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在國曰市井，在野則曰草莽。凡有血氣，莫不尊親。縱不能禁止獺鶴之無有，而卻不許為甘驅之魚雀。藉叔夜之聲靈，而為夢中喚醒，此《蕩寇志》之所由作也。湯西箴有言曰：「社稷山河，全是聖天子一片愛民如子的念頭撐住。天下受多少快樂，做百姓的如何報得？只有遵依聖諭，孝順父母，故事師長，早完國課，做好人，行好事，共成個熙熙??之世界。」此即後志之衷，更進前傳之筆，所以結「天下太平」四字，一部大吉祥書。徐君午橋，宰官江南，解囊鏹版，不獨為好友宣名，而要於世道人心亦有維持補助之德云。

咸豐二年秋七月，長洲陳奐拜序。

序

徐佩珂

《水滸》一書，施耐庵先生以卓識大才，描寫一百八人，盡態極妍。其鋪張揚厲，似著其任俠之風；而摘伏發奸，實寫其不若之狀也。然其書無人不讀，而誤解者甚肌非細心體察，鮮不目為英雄豪傑。縱有聖歎之評，昧昧者終不能會其本旨。尤可怪者羅貫中之《後水滸》，全未夢見耐庵、聖歎之用意，反以梁山之跋扈鳴張，毒痛河朔，稱為真忠義，以快其談鋒。殊不思稗官吐屬，雖任其不經，而於世道人心之所在，則必審之又審，而後敢筆之於書。余風塵下吏，奔走有年，間於山陬僻壤，見有一二桀驁者流，倘聞其說，恐或尤而效之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。此《後水滸》之書，不可不防其漸也。我朝德教隆盛，政治休明，魑魅罔兩之徒，亦當屏跡。況乎聖天子握鏡臨宸，垂裳播化，海宇奏昇平之象，蒼黎游熙?之天。封疆大吏整飭多方，惟明克允，水旱則倡施賑濟，豐稔則建置義倉，猶復宣講聖諭，化蠢導頑。草野編氓莫不聞風向善，共樂陶甄於化日光天之下。豈容有此荒謬之書，留傳於世哉？余友仲華俞君，深嫉邪說之足以惑人，忠義、盜賊之不容不辨，故繼耐庵之傳，結成七□卷光明正大之書，名之曰《蕩寇志》。蓋以尊王滅寇為主，而使天下後世，曉然於盜賊之終無不敗，忠義之不容假借混濛，庶幾尊君親上之心，油然而生矣。辛亥之夏，其嗣君伯龍，囑余鐫板。余喜其堂堂正正，筆法謹嚴，與余意吻合，遂付梓人，以公海內，暮年而始成。讀仲華之書，可想見其為人矣；而於世道人心，亦當有裨益云。

時在咸豐二年歲次壬子孟秋朔旦，武林徐佩珂書於秣陵官廡。

識語

俞龍光

龍光謹按：道光辛卯、壬辰間，粵東瑤民之變，先君隨先大父任，負羽從戎。緣先君子素嫻弓馬，有命中技，遂以功獲議敘。已而歸越，以岐黃術邀游於西湖間。歲壬寅，噴夷犯順，又獻策軍門，備陳戰守器械，見賞於劉玉坡撫軍。晚歸玄門，兼修淨業。己酉春王正月，無疾而逝。著有《騎射論》、《火器考》、《戚南塘紀效新書釋》、《醫學辨症》、《淨土事相》，皆屬稿而未鏤。而尤有卷帙繁重者，則《蕩寇志》是。《蕩寇志》，所以結《水滸傳》者也。感兆於嘉慶之丙寅，草創於道光之丙戌，迄丁未，寒暑凡二□易，始竟其緒，未遑修飾而歿。龍光賦性鈍拙，易克纂修。惟憶先君子素與金門范先生、循伯邵先生最友善。是書之作也，曾經兩先生評。當其朝夕過從，一庭議論，所有傳中餘緒，以及應行修潤之處，龍光亦竊聞之。遂不揣譎陋，手校三易月，惟以不背先君本意而止。書成，郵寄金陵，請質於午橋徐君。徐君為父執中最朥摯，愆憑付梓，並慨然出資以成之。嗟乎，耐庵之筆深而曲，不善讀者輒誤解；而復壞於羅貫中之續貂，誠恐盜吉孔甘，亂是用彰矣！蓋先君子造意，雖以小說稗官為遊戲，而於世道人心亦大有關係，故有是作。然非范、邵兩先生不克竟其成，非午橋徐君不能壽諸梨棗也。是書之原委有如此云爾。

咸豐元年辛亥夏五月辛丑望，男龍光謹識。

蕩寇志緣起

忽來道人

仲華□有三齡，居京師之東長安街，夢一女郎，仙姿絕代，戎裝乘赤騎，攬轡謂仲華曰：「余雷霆上將陳麗卿也，助國家珍滅妖氛，化身凡三□六矣。子當為余作傳！」仲華唯唯，將有所問，驚霆裂空，電燄流地，簷頭瀑布澎湃，悸而寤，靈爽不可接也。仲華夙好事，既感斯兆，經營屢屢而未慊志。偶見東都施耐庵先生《水滸傳》，甚驚其才。雒誦迴環，追尋其旨，覺其命意深厚而過曲，曰：「是可藉為題矣！」踵而要其成，隨時隨事，信筆而發明之。謂真靈付囑也可，謂仲華附會也亦可。嗟夫！文章得失，小不足悔，耐庵固已先言之矣。夢則嘉慶□一年四月初九日漏三下。

忽來道人自題。

識語
俞?

謹按：是書之作，始於道光中葉。爾時無所謂寇焉，名之曰《蕩寇志》者，蓋思之深，慮之遠爾。迨至咸豐元年，始付劖剛氏。時值寇篋方張，古月老人乃更其名曰《結水滸》，行之於世，歷有年所。但邇來區宇蕩平，既除既治，所謂寇者，則又自有而之無矣。故仍其名而曰《蕩寇志》者，匪特昭其實，亦微，伯氏之先知灼見，已在數□年之前也。自茲以始，我國家垂光錫柞，葉奕蕃昌，九州四海，悉主悉臣，億載萬年，為父為母，既無所為寇，並無所為蕩矣。椅歎休哉，侯其禱而！

同治重光協洽陽月，山陰少甫氏俞?識於穗垣之退思軒。

續序

半月老人

夫防亂於未亂之先，智雖竭而心猶慮其不足；啟亂於未亂之始。機一動而禍已伏於無窮。六經、四子之書，所以絕人心之私偽，即以杜斯世之亂萌也。而後世猶有敢於縱恣，以肆行而無忌者。況復有啟之者歟？施耐庵之有《水滸傳》也，其中一百八人，雖極形其英雄豪傑之誼氣，而實著其邱張跋扈之非為。不然，當四海一家之時，而雄據一隅以自行其志，名之曰「聚義」，誰非王土，誰非王臣，天下豈有兩義乎？迨至有羅貫中之《後水滸》出，直以梁山之一百八人為真英杰，真忠義，而天下之禍即由是而始。予少時每遇稗官小說諸書，亦嘗喜涉獵，而獨不喜觀前後《水滸》傳奇一書。蓋以此書流傳，凡斯世之敢行悖逆者，無不藉梁山之鳴張跋扈為詞，反自以為任俠而無所忌憚。其害人心術，以流毒於鄉國天下者，殊非淺鮮。近世以來，盜賊蠭起，朝廷征討不息，草野奔走流離，其由來已非一日。非由於拜盟結黨之徒，托諸《水滸》一百八人，以釀成之耶？俞君吉甫次兄仲華先生，少年穎悟，博極群書，凡天人性命之書，以及稗官野史之說，無不流覽，浹洽貫通，卓然為一代碩儒，不獨浙之名士而已。初從尊人先大夫宦游粵東，既而歸浙，著《蕩寇志》一書。由七□一回起，直接《水滸》，又名之曰《結水滸傳》，以著《水滸》中之一百零八英雄，到結束處，無一能逃斧鉞。俾世之敢於跳樑，藉《水滸》為詞者，知忠義之不可伯托，而盜賊之終不可為。其有功於世道人心，為不小也。邇來賴聖天子威靈，兩宮皇太后厚福，凡跳樑小丑，無不俯伏授首，宇內漸次蕩平。耐庵、貫中之前後《水滸傳》，貽害匪淺；仲華先生之《蕩寇志》，救害匪淺，俱已見之於實事矣。昔子與氏當戰國時，息邪說，距?行，放淫辭，韓文公以為功不在禹下。而吾誣《蕩寇志》一書，其功亦差堪彷彿云。仲華性惆儻，淡泊不以功名得失為念，以酒一壺，鐵笛一枝，分繫牛角，遊行於西湖之上，自號為「黃牛道人」。其於人世軒冕，不啻視若泥塗。以岐黃行世，復著有《醫學辨症》，屬稿未鏤。設使有志功名，出其文經武緯之才，以拯斯民之水火饑溺，其勛業吾知其必有觀也。雖然，仲華功雖不在當時，而《蕩寇志》一書，其功非淺，抑亦可以不朽矣。余雖不獲與仲華游，幸與吉甫游，常聆其言，因得以慨想其梗概焉。吉甫胸襟淡泊，拙於逢時，雖?遭淹蹇，一笑付之，恂恂然於物無忤也。將續刻是書，因贅其言於左。時上章敦熒臘月，桂林半月老人序於羊城之掃閒軒。

續序

俞轟

客有以《蕩寇志》問於予者，曰：仲華一韋布之儒，手無尺寸之權。海內昇平日久，人心思亂，患氣方深，仲華獨隱然憂之，杜邪說於既作，挽狂瀾於已倒，其憂世之心，可謂深也已矣；其立說之旨，可謂正也已矣。然而附仙女之真靈，托長安之一夢，抑又何其誕也！是必有說以處此矣，敢以質譜吾子。予乃矍然曰：微子言，予亦幾忘之矣。嗚呼，予兄弟七人，仲華乃次見也。幼失侍，錢太淑人撫養成立。家藏書萬卷，兄數年卒其業，於古今治亂之本，與夫歷代興廢之由，罔不窮其源委；下至稗官小說，風俗所繫，人心攸關，尤致意焉。弱冠，侍先大夫游於粵。嘉慶中葉，黎民滋事，先大夫奉檄馳辦，兵不及發，挺身前往。至珠?城下，時已昏黑。黎眾執火持械，如燭龍萬丈，由山谷間蜿蜒而下。城內外居民，哭聲不絕。先大夫下令曰：毋恐！盡出爾炮械燭炬，張施於女牆上下。霎時星斗燦陳，雷霆驟至，震耳駭目。而火光之蜿蜒於山谷間者，屹然而止。乃斂得實情，激於營弁之苛索，遣人偷之曰：大兵至矣，深知爾輩苦情，不忍遽加以戮，其聽我諭。單騎入賊，賊不敢動。執二人歸，訊之，皆漢人，以《水滸》傳奇煽惑於眾，適有苛索之事，遂成斯變。於是殲厥渠魁，而以歲歉饑民鼓噪具報，乃寢其事。道光初葉，先大夫權篆桂陽，有赦囚羅喜密報曰：土棍梁得寬，結會萬餘人，推生員羅懋瑞為宋大哥，將起事焉。時先批錢太淑人隨從任所，佐先大夫內助，悉從寬厚，仁慈隱惻，四境交推，而於獄囚尤為矜恤。羅喜援赦出囚，不忍去，涕淚交並，次日負薪以獻，密告此事。蓋桂陽與楚南毗連，雜出於瑤排之間，梁得寬嘯聚兩省愚民，約期起事。先大夫於其未集之先，調所部兵目，及三江協標下弁兵，會獵於鹿鳴關外之猿臂寨。從間道出，獲首要百餘人，起出叛逆歌詞，及入會姓名籍貫偽冊等件，約有萬人，多係無知良民，被其逼脅入會。先大夫熾火於庭，焚其偽冊。眾皆愕然，梁得寬大聲疾呼曰：獄上，必盡發乃止！立斃杖下，毀其器械，夷其巢穴，鋤其強梗，而民心始定。時學政白小山太老師按臨州郡，迷於大吏。至道光□二年，楚有趙金龍之變，以先大夫得是處民心，檄守兩省邊徼。龍光所云兄負羽從戎，即此時也。先大夫秘言其事，不欲自詡其功。兄之自序，蓋從先志焉。兄生於都中，幼時多疾，有女冠陳麗卿者愈之，故云。但是書之作，始於道光六年，與兄夜坐，約三更後，星光如箭，盡下西北隅；少頃，一大星復起，眾星隨之。兄曰：太白侵鬥，亂將作矣。孰知羅貫中之害，至於此極耶！曉白諸庭，先大夫命兄作是書，命五弟臨作《細史正氣錄》以輔之，更五弟之名曰輔清。予於乙未科旋裡秋試，晤兄於武林，其書甫就。迫庚子科復往，則書又盡刪。蓋三易其稿云。道光己酉仲春，得兄訃音，附遺函一帙，知死於是年元旦誦《金剛經》百遍而逝。其書曰：亂始於廣東，亂終於廣東（厥後果殲於粵東之潮嘉境內，其賊乃平。）予馳書於其子龍光，詢是書，而午橋徐君已梓於姑蘇矣。仍歸板於越，蓋義舉也。其時龍光尚存，曾受知於羅蘿村先生，以經學冠吾越郡。未數年，僅存二嫂一人，售此書為生。日久板漸瀆滅，仍寄徐君補刻。詎姑蘇城陷，而板亦毀棄無存。吾鄉相繼蹂躪，二嫂被害，兄之一脈於是乎絕。哀哉，荒梓累累，遠在數千里，祭掃無人。中表錢湘貸金續刻是書，以營窀穸之資。板成，存於錢氏旅邸。予以第四子司其烝嘗，俾有所歸云。客去，予乃喟然歎曰：古今來史乘所載，事多失實。忠孝所存，有不能逕行直達者，而始以杳渺之談出之，固不僅《蕩寇志》也。予不能為親者諱其善，而直陳之，人倘有以此見消者，則誠無言以對矣。所可惜者，《紬史錄》已付紅羊之劫，不與之俱傳耳。

同治辛未仲夏，弟晴湖俞轟謹志。

續刻蕩寇志序

錢湘

噫，著書立說之未易言也！古人慎之又慎，而猶未敢筆之於書，誠以卷帙一出，即為世道人心所關係，非可苟焉已也。然而世之懷才不遇者，往往托之稗官野史，以吐其抑塞磊落之氣，兼以寓其委曲不盡之意。於是人自為說，家自為書，而書之流弊起焉。蓋不離乎奸、盜、詐、偽數大端，而奸也、詐也、偽也，害及其身，盜則天下之治亂繫之，尤為四端之宜杜絕而不容緩者，此《蕩寇志》之所由作也。且夫為盜者，誠有罪矣，而迫之使盜，不尤重乎？高俅、蔡京輩卒未能幸逃法網，其果報固已彰彰已。推之一官一邑，司牧者判一詞，決一獄，未能衷諸天理，准諸人情，以是為非，以非為是，怨氣充積，由微至著，釀成厲階，變速者禍小，變遲者禍大。不必其忍並生靈，枉濫橫起也，而血氣心知之倫，夫固已駭然動矣。咸豐三年，五嶺以南，崔苻四起，以繹帕蒙

首，號曰紅兵，蜂屯蟻聚，跨邑連郡。於斯時也，攬槍曉碧，烽火畫紅，惟佗城巋然獨存，危於繫卵。當道諸公急以袖珍板刻播是書於鄉邑間，以資功懲。厥後漸臻治安，謂非是書之力也，其誰信之哉！庚午秋，予將有珠江之行，道出玉屏山下，仲華之故居在焉。謹以紙錢一陌，麥飯一盂，奠於忽來道人之墓下。殘碑倒臥，荊棘縱橫，夕照寒煙，蟲聲如雨，徘徊久之而不能去。長老曰：「歲時烝嘗，賴吉甫耳。邇來典質以供，不致餒而。第日後則未可料也。為我告吉甫云：清介是持，徒自苦耳。」及至粵以告，卒不能易其操命也。殆將窮餓以終其身乎，而仲華之窀穸奚賴耶？於是以《蕩寇志》盛行於大江南北，巨本之有批注者，為發逆所嫉，毀於姑蘇。當時有識者曰：「賊其遂亡乎，自知其非義而去之也！」已而果然。乃從沈觀察乞書於楚南太守周鐵園，又從姚君慶堂於唐君午峰處得副本以較訂之。諸公好義，樂於從事，而是書遂成，吾乃解囊以助。工竣，吉甫致板於予，曰：「姑償汝貸，而後歸之。」因卻不允。吾不知其一介不取之心，至老而彌堅也。因而思夫淫辭邪說，禁之未嘗不嚴，而卒不能禁止者，蓋禁之於其售者之人，而未嘗禁之於其閱者之人；即使其能禁之於閱者之人，而未能禁之於閱者之人心。茲則並其心而禁之。此不禁之禁，正所以嚴其禁耳。況是書也，旁批箋注，鴛鴦之繡譜在焉，若從而刪之，徒以供牧豎販夫之一噓耳。昔板橋氏自序其集曰：「有私刻以漁利者，吾必為厲鬼以擊其腦！」吾於是書亦云。慈谿瑟仙錢湘序。

附錄三：貫華堂本《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》第七回結末
金聖歎偽作的「梁山泊英雄驚惡夢」

是夜，盧俊義歸臥帳中，便得一夢。（晁蓋七人以夢始，宋江、盧俊義一百八人以夢終，皆極大章法。）夢見一人，其身甚長，手挽寶弓，自稱：「我是嵇康，（影張叔夜字，妙。）要與大宋皇帝收捕賊人，故單身到此。汝等及早各各自縛，免得費我手脚。」盧俊義夢中聽了此言，不覺怒從心發，便提撲刀，大踏步趕上，直戳過去。卻戳不著，原來刀頭先已折了。（可謂吉祥文字。）盧俊義心慌，便棄手中折刀，再去刀架上揀時，只見許多刀槍劍戟，也有缺的，也有折的，齊齊都壞，更無一件可以抵敵。（真正吉祥文字。）那人早已趕到背後，盧俊義一時無措，只得提起右手拳頭，劈面打去。卻被那人只一弓稍，盧俊義右臂早斷，撲地跌倒。那人便從腰裡解下繩索，捆縛做一塊，拖去一個所在。正中間排設公案，那人南面正坐，把盧俊義推在堂下草裡，似欲勘問之狀。只聽得門外卻有無數人哭聲震地，那人叫道：「有話便都進來！」只見無數人一齊哭著膝行進來。盧俊義看時，卻都綁縛著，便是宋江等一百七人。（妙，妙。）盧俊義夢中大驚，便問段景住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誰人擒獲將來？」段景住卻跪在後面，與盧俊義正近，低低告道：「哥哥得知員外被捉，急切無計來救，便與軍師商議，只除非行此一條苦肉計策，情願歸附朝廷，庶幾保全員外性命……」說言未了，只見那人拍案罵道：「萬死狂賊！你等造下彌天大罪，朝廷屢次前來收捕，你等公然拒殺無數官軍，今日卻來擺尾乞憐，希圖逃脫刀斧。我若今日赦免你們時，後日再以何法去治天下？（不朽之論，可破續傳招安之謬。）況且狼子野心，正自信你不得！（不朽之論。）我那劊子手何在？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見一聲令下，壁衣裡蜂擁出行刑劊子二百一十六人，兩個伏傳一個，將宋江、盧俊義等一百單八個好漢，在於堂下草裡，一齊處斬。（真正吉祥文字。）盧俊義夢中嚇得魂不附體，微微閃開眼，看堂上時，卻有一個牌額，大書「天下太平」四個青字。（真正吉祥文字。古本《水滸》如此，俗本妄肆改竄，真所謂愚而好自用也。）詩曰：

「太平天子當中坐，清慎官員四海分。

但見肥羊寧父老，不聞嘶馬動將軍。

叨承禮樂為家世，欲以謳歌寄快文。

不學東南無諱日，卻吟西北有浮云。」（好詩。）

「大抵為人土一丘，百年若個得齊頭。

完租安隱尊於帝，負曝奇溫勝若裘。

子建高才空號虎，莊生放達以為牛。

夜寒薄醉搖柔翰，語不驚人也便休。」（好詩。以詩起，以詩結，極大章法。）